



糖画

乡愁记忆

曹欣

明清时期,在“川盐济楚”浪潮推动下,这座小镇成为川西南的盐业中心,盐业的发展繁荣了市井生活,也滋养出各类民间技艺,糖画便是其中之一。

是的,集市上的他手极稳。灵巧的兔子、跃动的金龙、饱满的仙桃,从他手中流淌下来。一把平口小铜勺,在他腕底或收或提,或疾或徐。画得尽兴时手腕一抖,糖液走得快,就有了飞白的笔意;画得慢了,糖液积得多,便有了浮雕的质感。待到最后一笔收尾,他在龙头上轻轻一一点,两只眼睛就活过来了,好像在观察着糖液中诞生的世界……

这里是我的家乡牛华小镇,西临岷江,东靠浅丘,因盐而兴。明清时期,在“川盐济楚”浪潮推动下,这座小镇成为川西南的盐业中心,盐业的发展繁荣了市井生活,也滋养出各类民间技艺,糖画便是其中之一。

双数赶集,牛华小镇人来人往。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,木质小板凳,面前架着一方木箱,上铺大理石板,搁着小黑锅和一把小铜勺。他的长相我很熟悉,黑短发、红润脸,一双自带笑意的眼睛,因为我是他众多买主中的一位。每次来赶集,我准保要转一回碰运气,寻个好彩头。这里的图案都有其自身的寓意:金龙代表腾飞、凤凰表示吉祥、仙桃代表长寿、兔子代表灵巧。无论论到哪一处都是欢喜的,小镇上总有他的人影,似乎他在哪里,买糖的孩子就跟到哪里。

这不,两个小孩儿挤上前来。指着糖靶上的造型,伸出小手一拨,指针飞速转了起来。兔子、猴子、仙桃、飞龙、凤凰……眼瞅着指针逼近猴子,蓝衣服的孩子赶紧跳起来,猛拍同伴的肩膀:“猴子!看见没有?猴子!”小嘴一努,连带着几分豪气。“猴子!真好!你运气真不错。”同伴也兴奋地应和着。而他只是浅浅一笑,便提起平口小铜勺,舀起糖液,在锅边轻轻一抹,只待几番起落,嘟囔脸、灵爪傍腿、神气的托腮猴便栩栩如生了。一旁的小孩痴痴地看着,紧抿着小嘴,心底翻涌着期盼:“叔叔,可以给我画个孙悟空吗?”望着石板上的飞龙,心想:连飞龙都能画出来,孙悟空定然不成问题。“没问题,稍等!”这一次,他的手腕拍得更高一些,或疾或徐,整幅糖画一气呵成。金箍棒破空而出,筋斗云翻涌而起,须臾之间,孙悟空的轮廓就在他手下栩栩如生了。画到紧箍咒的时候,手腕轻点,糖液形成一小圈,糖液流光漾彩,颇有神话故事的气息。可谓作画一分钟,凝聚十年功。虽说糖画制作极为讲究,熬糖是重中之重,但精湛的手艺更为关键。握勺也有章法,手向内握住勺柄,大拇指压住勺柄上端,并以此为支点,手腕随着画意灵活转动,流淌而下的糖液便能自然成画。师傅用小勺将热糖液舀起,以腕力带动勺子运行,在糖浆的“提、拉、收、放”之间勾勒出各式造型。

就这样,一幅幅糖画,在他手中成型,传到小镇上,甜进人心里。

山顶的星光

——给大瓦山的一封信

培瑶

大瓦山伟岸的身姿
屹立在3236米云端
像一颗星辰镶嵌在巍峨山峦
无尽的宝藏在你的身体里
川牛膝、蓝葇、老鹰茶、雪莲,还有乌天麻
一山的盛产,一山的灵秀
岁岁年年,惹了多少少女的爱恋

乡村振兴的春风
吹醒漫山的粉色转转花
拂去了村落万千寒烟
从此你嫣红缭绕光焕发

果香、茶韵,药香漫遍峰峦
清风吻着茶香,药香来到人间
雪莲暖了尘缘
满山风物凝成了彝汉“同心圆”

山野星光落入了人间
那是粉色转转花的精灵
在大渡彩虹虹桥头踮跹
涛声吟诵着大瓦山的情怀

当大瓦山的清风拂过
我的脸庞
那是在传递着相爱
永远的誓言
金口河的大瓦山
爱你到永远!

本版投稿邮箱:Lsrbsfk@163.com

黑竹沟:一山分天地 杜鹃藏秘境

罗莉

在中国版图上,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地方。不见通衢坦途,唯有长风、神山,以及一场延续了百年的花事,这里是黑竹沟。

生态长卷。

从狐狸山垭口缓步下行,密林尽头便是无边高山草甸。清风掠过,草浪连绵起伏。牦牛、绵羊与骏马散落旷野,悠然栖居。偶遇来人,它们抬眸相望,带着深山人灵独有的恬淡与疏离。

暮色降临,营地炊烟袅袅,篝火在晚风里轻轻跃动。烤玉米与烤馒头的香气漫向四野,众人将被山风吹得湿冷的手凑近火光,一日跋涉的疲惫,尽数被山野暖意消融。

黑竹沟,从来不是单一的风景。它是一册记录川西百万年地貌变迁的活典籍,是大自然遗落在大小凉山的生态范本。真正撑起这片秘境底蕴的,是漫山生长的百年原始杜鹃林,是扎根无人深谷、历经风雪洗礼的山野生灵。

翌日清晨,薄雾轻笼群山,我们奔赴此行核心之地——杜鹃含玉。漫山杜鹃迎光盛放,花簇层叠,静美而壮阔。我操控无人机升空远眺,云雾散去,海拔四千米的山巅景致豁然眼前:山体凹陷处形成温润草甸,三座海子相依相伴,便是当地人口中的姐妹湖。成群牦牛移步湖畔饮水,悠然身影,为高寒山野添了几分灵动。

相隔数十米的山巅之上,另有一方海子名曰瑶池。湖面澄澈如镜,幽蓝深邃,清冷神秘,山中鸟兽皆不敢轻易靠近。当地自古相传,这里是神山灵泽居所,湖水有灵,万物故而心存敬畏。一闹一静、一暖一幽两处水泊,如同冰川时代遗落山野的眼眸,藏尽山河无言的温柔。

古杜鹃林苍劲虬曲,老枝覆满厚

黑竹沟地域广袤,全域划分为八大核心文旅片区,荣宏得、特克马鞍山、神秘谷、杜鹃池等秘境散落其间。此番行摄,我们深入黑竹沟中高难度路线所在的特克马鞍山片区,沿狐狸山至特克马鞍山一线向山野纵深前行。这片区域海拔介于3000至3800米之间,无成熟栈道,沿途多山梁陡坡,是普通游客极少踏足的原始地带。这片土地从不是被反复描摹的知名胜景。一脉连绵山梁将它稳稳锚定在大小凉山北麓核心地带,成为横断山脉东缘原生风貌保存最完好的秘境。少有人知晓,横贯其间的特克马鞍山山脊线,既是峨边与甘洛的天然界碑,也是四川盆地西缘通往青藏高原的过渡屏障,更是维系地貌演变、物种延续与原始生态的生命脊梁。

马鞍山之巅的阴阳界,是整座山域的风骨。山脊截断分割天地气象:一侧云雾萦回幽谷,氤氲绵长;一侧晴光铺展原野,辽阔坦荡。山风被山脊劈开,裹挟着盆地湿润水汽与高原凛冽长风,裹挟着横断山脉最本真、最野性的地质语言。

我们自马里冷旧深处启程,穿行茫茫林海,翻越九座连绵山头,途经荣宏得,一路探访狐狸山、阴阳界与金字塔奇峰,缓缓登临山脊高地。立于海拔3850米的狐狸山制高点,360度山河肌理尽收眼底。近处金字塔奇峰壁立千仞,镌刻着百万年地质演变的痕迹;远方峨眉山金顶、大瓦山遥遥相望,盆地平缓地势与高原雄浑轮廓在天际相融共生。冰川遗迹、高山草甸、原始林海、高山湿地层层交错,铺展开一幅川西少见的完整



航拍黑竹沟姐妹湖。

罗莉 摄

成为犍为文庙义务讲解员

张建红

传统与现实,其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文物,绝不仅仅是冰冷的物件,只要你用心去触摸,它依然生动鲜活。

近年来,我的愿望是成为犍为文庙的义务讲解员。

乾隆九年(1744)八月,犍为的十里八乡都盛传着一个消息,历时六载维修的文庙宇完工了。清溪乡书生宁耀国登上了清溪河畔的玉皇观,遥望县城,但见阳光下城南一处建筑金光闪闪。宁氏心中大喜:此乃县中学子吉兆,科举必将大兴。

与此同时,县城文庙相邻的一座民居内,举人李拔也是心潮澎湃。文庙曾经的落寞与今日的堂皇,李拔一尽收眼里。受县令宋锦委托,李拔将为大修完工的犍为文庙作记以志。透过花窗,金碧辉煌的琉璃瓦,三重屋檐的牌楼,高大巍峨的灵星门,都在向他微笑,向他招手。李拔心有灵犀,写下“学校者,人才之渊薮,道化之藁籥也……”如有神助,洋洋洒洒《重修犍为县学记》挥毫而成。

一九八四年九月的一个月夜,这里是“县学”——犍为一中。下课的铃声终于响了,我从启圣宫(教室)欢快地跑出,穿过大成殿(礼堂)、西庑(教室、寝室)、大成门(办公室),来到了泮池(月儿池)。泮池之水,随光起波,水草之柔,与水而动。那时,我还

不知道所谓“思乐泮水,薄采其芹。”快乐确是有的。第二年,我考上了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。

大学毕业后兜兜转转的几十年里,离文庙最远的距离是25公里,最近的时候是一墙之隔,文庙,成了淡定如水的“君子之交”。去年,我突发奇想,要去做文庙的义务讲解员。文庙现在是景区,自然有专业的讲解员,人美心善话好,但她们讲的内容,与我的理解,感觉总是隔着一层。我想要给客人讲一个我理解的文庙。

几十年的相处,对文庙是再熟悉不过了,但真要讲,还真不知道说些什么,全庙一走下来,也就十多分钟。可见,单凭所谓的熟悉,是完全不够的。读书、学习、思考、访谈、融合——这是一年多来总结的路径。《孔子家语》《东方儒光——中国古代城市孔庙研究》《文庙史话》《犍为文庙传奇》《犍为县志》,越学越觉得这座有着800年悠久历史的建筑,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缩影,难以言尽。越学,我就越想把我认识的犍为文庙告诉大家。

传统与现实,其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文物,绝不仅仅是冰冷的物

嘉州:“郡土嘉美”冠九州

东岩山人

嘉州怀古·“嘉州”

开明故治三千载,郡土嘉美冠九州。峨眉耸翠云间立,三水奔腾天际流。大佛临江镇洪患,古城腾凤阅春秋。沧桑古事今虽去,海棠依旧万古悠。

今日的乐山,在悠久历史的长河中,曾有一个美好且富诗意的名字——嘉州。作为行政建制,这个名字从北周历经隋、唐、五代,一直沿用到南宋,长达六百多年。即便后来行政区划几经变迁,但“嘉州”二字从未真正退出历史的舞台。它像一枚印章,深深刻在这座城市的肌理之中。

“郡土嘉美”与“天下山水之观”

时间回到北周大成元年(579),那时的中国,正处于南北朝分裂的尾声。这一年,在青衣江、岷江、大渡河三江交汇处新置一州,取名“嘉州”。

何为“嘉”?《尔雅》释曰:“嘉,美也。”史书明确记载,这片土地山川秀美、物产丰饶,实在称得上是“郡土嘉美”。取名“嘉州”,这是官方对这片土地的一次“深情”认证。从此,“嘉州”二字载入史册。

南宋文人邵博“叫响”了嘉州的美,他在《清音亭记》中写下一句传颂千古的评语:“天下山水之观在蜀,蜀之胜曰嘉州。”这不是客套的溢美,而是合于实际的论断。嘉州坐拥三江,岷江、青衣江、大渡河奔腾交汇,登高远眺,江水如练,浩浩荡荡。西南峨眉山,以“天下秀”闻名的同时,也是一座佛教名山,早在公元1世纪便已佛寺林立,至今仍是“中国佛教”四大名山之一。

山水之间,还藏着一座城独特的形胜。民国《乐山山县志》有一句极形象的描述:“嘉城如凤。”古城依山就势,从城市最高处的高标山蜿蜒而下,沿江伸展,形如凤凰展翅,直抵江岸。因此,嘉州城又有一个雅号“凤城”。这座“凤城”的城墙,多用本地红砂岩筑成,历经风雨,赭红如故,故又有“红石城”的俗称。

山水、城池、色彩,共同定格了嘉州的千年风貌。千载而下,正因这得天独厚的山水禀赋,也让现代乐山先后摘得国家园林城市、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的桂冠。1996年,峨眉山—乐山大佛更是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,使乐山成为全国四个同时拥有世界双遗产的城市之一。2014年,东风堰又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。一城三处世界级遗产,这份殊荣全国罕见。

千年大佛,世界奇迹

开凿于唐代的乐山大佛是中国、乃至世界建筑雕塑史上的一大奇迹。

嘉州三江汇流,水势凶猛,舟楫往来,常在此遭遇灭顶之灾。唐玄宗开元元年(713),一位名叫海通的和尚,站在凌云山崖边,望着脚下吞噬生命的浊浪,发下一个宏愿:在山崖上凿刻一尊大佛,一则让坠石减缓水势,二则“借佛力镇水护民”。

这是一个跨越九十年的工程。海通募化二十载,积攒巨资,曾有地方官前来索贿。海通怒斥:“目可自剜,佛财难得!”说完自剜双目,吓得贪官惊慌而去……

海通圆寂后,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、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相继主持,朝廷亦诏赐盐麻税款资助。至唐德宗贞元十九年(803),大佛终于落成。通高71米的弥勒坐像,是世界上最高的石刻佛像,“山是一尊佛,佛是一座山”的奇迹诞生,从此屹立千年。

今天,乐山大佛景区已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,与峨眉山一同成为乐山文旅的品牌。2024年,乐山接待游客首次突破1亿人次,旅游综合收入超1300亿元。这尊守望了千年的古佛,依然见证着这座城市的繁华。

魂牵梦萦的向往

嘉州,更是让无数古今文人无限向往的地方。

“最痴情”的当属苏轼。这位从眉山走出的旷世才子,沿岷江南下,途经嘉州、游览嘉州。他在《初发嘉州》中写下“奔腾过佛脚,旷荡造平川”的壮阔诗句。多年后,他在杭州任太守,听闻友人张伯温赴任嘉州,羡慕不已,写下千古名篇《送张嘉州》:“生不愿封万户侯,亦不愿识韩荆州。颇愿身为汉嘉守,载酒时作凌云游。”

不愿封侯,不愿结识权贵,只想当个嘉州太守,载酒畅游凌云山。苏东坡的“执念”,道出了古今多少文人之于嘉州的向往。于是,李白来、杜甫来了,岑参来了,陆游、范成大、黄庭坚来了……“凌云一笑见桃花,四十年来始到家”,他们来到嘉州,就如同在外的游子回到了家。

“海棠依旧”

南宋庆元二年(1196),嘉州升为嘉定府。时间虽然再过去八百多年,但“嘉州”从未真正消失,如同海棠“留香”一样。

唐宋时期,嘉州城内外遍植海棠,暮春时节,繁花似锦,花香独异,故有“香国海棠”之美誉;而到今天,海棠已经是成为为乐山“市花”。

同样,今天的乐山尚有一条贯穿城市的主干道,名叫“嘉州大道”;市中区下辖的街道、社区,处处可见“嘉州”的印记;“嘉州画派”国内独树一帜;嘉州荔枝、嘉州苦笋、嘉州香葱入选“全国名特优新农产物”;乃至2021年乐山大佛景区建成268米高的“亚洲第一”高喷水舞秀尚冠名“嘉州神韵”,并用现代光影演绎着古老嘉州的传奇……

“嘉州”二字,早已超越行政区划的名称,成为一种“文化认同”。

岁月感怀

嘉定趣谈